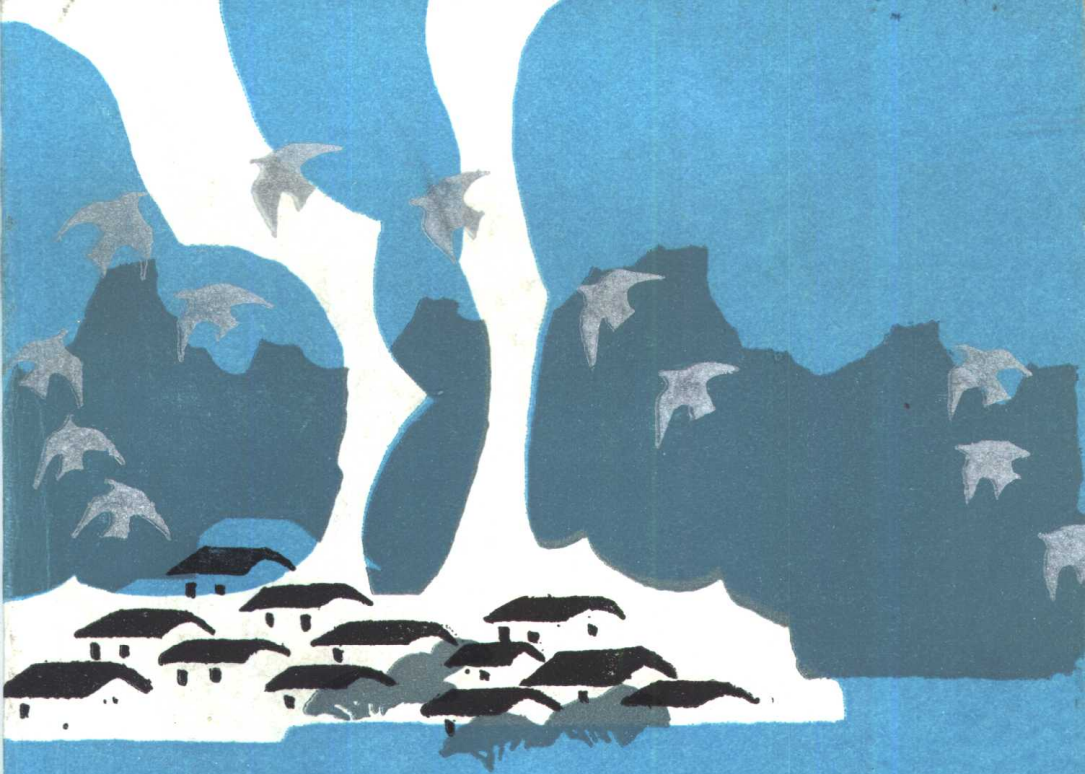




王 玉 龙 清 泉 曲





2 039 2435 2

清 泉 曲

王 玉 龙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描写当前农村生活的小说。

作品通过主人公杨友春当选队长的前前后后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大胆改革措施，反映出农村各种人物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变革所持的不同态度，揭示了农村改革的必然趋势。同时，作品以大量笔墨描绘了以杨友春为首的新一代农村青年的劳动、学习和爱情生活，展示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及美好追求。

小说人物性棉鲜明，语言形象、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东北地方特色。

清 泉 曲

qīng quán qū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0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3}{4}$ 插页 2

198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700

书号 10019·3726

定价 1.40 元

正是大豆摇铃，高粱晒米的季节。

一个闷热的中午。

于印泉好象是和谁赌气较劲儿，偏偏在这个时候钻进山沟里割草。这小伙子膀阔腰圆，赤条条地只穿件短裤，浑身汗水淋淋，象才从河里钻出来。随着他那有节奏的动作，汗珠子不时甩落到草丛里。谁知他这样子干了多少日，他的背膀上已爆起了一圈一块的鱼鳞皮。

割了好一阵，他直起腰，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打量一眼放倒的水稗草、节节草，便弯下腰打捆，然后，把一捆捆草扛到山口路旁的一辆带车子上，用绳子绑好，将镰刀往草捆上一插，这才喘了一口气，奔到一块山岩前，沁下头，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山泉水，然后钻进车把，拉起车朝山外走去。

出了山，又走了一段坎坷不平的小路，就拐上了通往星火镇的大道。这是东北常见的那种山皮土铺就的宽敞公路，两旁高大荫翳的大叶杨投下一片斑驳摇曳的影子。随着地势的起伏，公路如波动的长绸向远方飘去。从清泉沟到星火镇是从山地到平原，所以总的趋势是下坡。于印泉扶稳车把，放开脚步顺坡而下，兜起一股风，加上树阴遮蔽、汗水的挥发，使他感到一阵凉爽。

于印泉只顾闷头赶路，对面来个人也没留意。那人冷不防拽住车把一晃，弄了他个趔趄。只听那人朗声叫道：

“嚟，真舍得力气！”

于印泉猛抬头，盯住那人，心里好象是平静的湖面陡然卷起万丈波涛，眉眼立刻扭起了秧歌。他慌忙从车把里钻出来，抓住那人的胳膊摇撼着。

“友春……”

他叫了这一声，便再也说不出话来，只一个劲地傻笑，眼里还闪动着泪花。失去控制的带车顺坡向后滑去，越跑越快，最后撞到杨树上翻倒了。汽车嘶叫着从他们身边驶过，寥落的行人投来惊异的目光，他们全然没有觉到。

猝然巧遇带来的惊喜心情，好不容易才渐渐平静下去。他们捆起带车子，坐到路旁的树阴下，于印泉这才认真地打量起他的朋友。只见他穿着白汗衫、蓝裤子，都是刚刚洗过，干干净净。短短的头发也是刚刚理过。面庞虽然有些清癯，但是神情并不沮丧，又宽又突出的前额下深深的眼窝里，那对眼睛仍和从前一样熠熠有光，近似白种人的端直峻拔的鼻子下，有些滑稽的嘴唇微张着在笑。他的整个脸面充满了轻松、开朗、欢快的神情和青春的活力。于印泉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在监狱里劳改了三年刚刚归来的人！他不由得脱口而出：

“你倒象是进城逛一圈才回来！”

杨友春哈哈笑起来，说：“不错，压不垮，抻不断，蒸不熟，煮不烂呵！哎，”他敛住笑，“二叔、二婶好吗？家里人都

好吗？”

“好，都挺好。唉，你刚进去那年可把我苦坏了，爸爸妈妈全病了……现在好了。你呀，一点儿没变，还是老样子。”

“哈，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哎，割草干什么？”

“卖，卖钱花呀。”于印泉叹口气，“爹死妈出门，个人顾个人呵。生产队，唉……”

杨友春眨眨眼，斜睨着于印泉，一副询问探究的神情。

“过了岭你就看到了，咱那庄稼，拢一堆点把火能当柴烧。看人家这庄稼！”

杨友春拍拍于印泉肩头，说：“你呀，打起精神，别总哭丧个脸，从前你可不是这样子。”

于印泉苦笑道：“我什么也不用说，你呀，到家待几天就知道了。你瞧，正是要割地的节骨眼儿上，两队长撂了一对——没整！”

“谁？”

“谁，尤万侯，关维仁！”

“哦？”杨友春若有所思，停了一会儿，转了话题，“我家里怎么样？”

“还算行吧，全仗着你人缘好，当了‘反革命’，还有那么多人敢近前，不易呵！”于印泉瞄了杨友春一眼，很有感触地叹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呵，李晓晖真够意思……”

杨友春浑身一震，一股幸福的热潮涌到脸上。他正想多听几句，于印泉却站了起来，说：

“他来了。”

“谁？”

杨友春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个年轻人骑着车子从坡顶下来。

“人家如今是公社干部，小瞧不得。我走了，晚上看你去。”于印泉边说边钻进了车把。

杨友春站起身，见那个小伙子和于印泉走个顶头碰，却象互不相识，招呼也不打就过来了。杨友春不由得打个愣神儿，因为他已经认出了来人。

“凤山！”

那人没有听见，从他身边飞驰而过。

“凤山，刘凤山！”

这回那人听到了，他忙刹住车跳下来，扭回头问：“叫我？”

“当然叫你，难道你改了名字不成？”杨友春一边说着，一边快步朝他走去。

“友春，是你！”刘凤山赶忙停稳车，迎了过来。

杨友春狠劲在刘凤山胳膊上拍了两下，一边打量他一边说：“嘿，真有派！”

刘凤山穿着的确良月白色汗衫，袖子挽到胳膊肘，草绿色中长纤维裤子，裤线倍儿直，车把上还吊着黑色人造革公文兜，真有股机关干部派头。他粉白的脸蛋儿，服服帖帖的分头，聪敏的眼睛正闪着惊喜的光，可是，随即就黯淡下去了。

“平反了，彻底平反了？”

“管它平没平，反正是放出来了。”

“唉，”刘凤山叹息着，“梦呵，简直是一场梦！人家说猴不上树紧打锣，咱们不等人家打锣就往树上爬，猴都不如呵！”

杨友春未置可否，另起了一个话题：“这几年顺心吧，听说你调到公社去了？”

刘凤山又叹了一口气，说：“唉，顺什么心，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呵。机关里那花花事，哼，那不是咱这样人待的地方！累死讨不着一句好，成天跑情况，写材料，打零杂，后屁股拴只死麻雀都能甩嗒活。真是，累的累死，闲的闲死……”

“走，一边走一边唠，我的心飞家去了。”

刘凤山掉过车，带上杨友春朝清泉沟骑去。从刘凤山口里证实，清泉沟的两个队长尤万侯和关维仁确实都撂了挑子。刘凤山正协助公社副主任曹炳文在这儿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俩的家都住在清泉沟，熟悉情况，又免得每天跑十多里路到公社去上班，也算是非额外的照顾。叫他们俩做这个工作，还有一层不好出口的原因，那就是都知道这是块难啃的骨头，谁也不愿意去。

“你和印泉怎么话都不说了？”

刘凤山往后扭了扭头，似乎一肚子怨气，语调却很凄切：“我现在是摊臭狗屎，没人愿意理睬。”

杨友春听了这话，心里很难受。他和于印泉、刘凤山都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而且是极要好的朋友。虽说比不上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只不过就差在没戳香磕头。三年没和他俩在一起，真就变化这么大？

“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解不开吗？”

“唉，一言难尽，往后你慢慢就知道了。到那时，你也得和于印泉一样对待我，可能比他还厉害。”

刘凤山说完这话再不言语了。杨友春不善于做毫无事实依据的判断、推理，既然刘凤山不肯说，他也就不去想了。他现在想的是母亲、妹妹，还有李晓晖……

他们上完最后一道岭，拐过一个山脚，便下了公路。杨友春拔直了腰板，抻长了脖子，从刘凤山肩头上望去。杨柳团簇中的房舍错落在山洼坡岗上，依稀可见树阴下玩耍着的孩子，以及三两个走动的人影。车子顺坡而下，颠簸飞驰，耳边响着呜呜的风声。可是，杨友春的心比车飞得还快，早就进了他那所茅草屋。一个小岗遮住了视线，绕过它就该到清泉河边了。河上有一座小桥，桥是用几根圆木拼成的，只能走人，不能骑车。眼看着就要拐出小岗到桥头了，刘凤山还不搂闸，杨友春急了，忙喊：

“停，停！”

刘凤山回头一笑，说：“坐稳，别动！”

话音没落，车已转出小岗，直朝清泉河冲去。杨友春忙探头看，悬着的心才一下子落了下去——眼前闪出一座宽宽敞敞的水泥桥，那圆木小桥不见了。

杨友春透了一口气，兴奋地说：“嗨，还真有变化！”

刘凤山意味深长地说：“有变化？哼，变化大了。”

一进村，他们就分手了，刘凤山去寻曹炳文，杨友春朝家走去。路上碰到人，难免要问长问短，唏嘘感叹一番，自不必说。当经过关维仁家门前时，他看见关维仁正坐在葡萄架下乘凉。

“三叔！”

关维仁站起身，眯眼笑了，迎上前说：“大侄，想不到，回来了！我这不是做梦吧？”

他的声音圆润洪亮，亲切好听。这是一位红脸汉子，四十五六岁，瓜籽脸，眉黑眼亮，一部富于男性美的络腮胡子。他为人爽直，但有心计，什么人都能交，什么人都能对付，小亏能忍，大亏不吃。

“大天白日，当然不是做梦！”

杨友春孩子似的说着，便站到了葡萄架下，扬脖寻找着。好大一架葡萄，铺散着肥大的层层绿叶，垂吊着一串串紫丢丢的大龙眼，谁见了都得啧啧称羡。他相中了一串，伸手去摘，扭了几扭也没下来。关维仁笑了，回头冲屋里喊：

“喂，拿剪子，看谁来了！”

关维仁的老婆应声从屋里出来，手里拿把剪子。

杨友春忙叫了一声“三婶”。女人赶紧把剪子递给关维仁，一把拉住杨友春，拍手打掌地说：“你可回来了，你可回来了！受苦了吧？遭罪了吧？看你瘦的……”

杨友春说：“受什么苦，遭什么罪，在哪儿还不是干活吃饭。”

“瞧你说得轻巧劲儿，你妈可把你想坏了……你三叔呵也天天念叨你，说你是替他搪灾去了……”

这话不是没有来由。当年，杨友春和关维仁一起当队长，关维仁是正队长，杨友春当副队长。那时，每到忙季，都有工作组蹲在这里，不是区里的，便是公社的。尤其是秋收时，更是年年不落，好象他们不来，庄稼就会烂在地里。那年不知怎么时兴秸棵还田，规定每人只准分五捆秫秸或苞米秸，多一捆也不行。山上虽然有柴，又不准打。老百姓不由得叫苦连天。可区委宣传组组长单守志亲临星火公社坐镇，各队都派了工作组，谁敢多分一捆？

一天晚上，关维仁找到杨友春，愁眉苦脸地说：“大侄，得想个办法，这样子，明年日子没个过了，谁也不能烧大腿呀。”

杨友春也正在为这事犯愁，便说：“咱们再和工作组商量商量吧。”

这一老一少来到工作组的驻处，把实际情况一摆，还不错，工作组的两位同志挺通情达理，答应立即向工作队队长和公社党委请示，叫他们听信儿。没想到到单守志那儿就驳了回来，还把这两个同志撸个够呛，说他们“右倾”、缺乏“斗争性”……

“怎么办？”关维仁一点儿辙没有了。

“他不是说可以分五捆吗？”

“是呀。”

“明天告诉社员，六捆并一捆。”

关维仁大吃一惊，说：“单守志可不是好惹的，你这不是摸老虎屁股吗？”

“他不是没规定多大捋吗？必要时老虎屁股也得摸。”

关维仁想了想，说：“只好这么办了，出了事我担着。”

杨友春微微一笑，说：“先别说丧气话，明天你领人割稻子，我领人拉地、分柴禾。”

两人计议已定，第二天便分头行事去了。

没过几天，区里又下了指令，社员的油豆、酱豆暂时都不要分，按当时政策超产部分“购七留三”的那个“三”更不能分。那时的大豆多么珍贵呀，眼看辛辛苦苦干一年，就要到手的果实硬是要被抠出去，哪个不心急火燎？

一天，杨友春来到场院，见组长正领着人铺豆秸，便说：“忙什么？垛起来，先打高粱。”

那组长说：“干爆荚了，豆粒子直崩。”

杨友春板着脸说：“都崩了不省得打吗？死心眼。”

也不知那组长明白没明白杨友春的用意，只见他回头对社员说：“听队长的，打高粱。”

人们拿着禾杈把豆秸又垛了起来，铺上了高粱。杨友春望望天空，空中一点儿云丝儿没有，空气也分外干爽。于是，他挑来两担水，全泼到了豆垛上。社员们莫名其妙，庄稼人谁见过这种事，队长着了什么邪魔？

没多大一会儿，工作组那两位同志陪着单守志来了。单守志一看豆垛没拆，人们在打高粱，立刻就火了。

“不是叫你们先打豆子吗？”

杨友春迎上前说：“单队长，刚才铺上了，可是不行，没办法又垛上了。”

“怎么不行？”

“太湿。”

“湿？”单守志来到豆垛前，拿起几棵看了又看，捏了又捏，“怎么别的队没这么湿？”

杨友春说：“隔道就分晴和雨，队和队的地哪能一样呢？咱这豆地全在低洼处，割前叫水泡了……”

这话只能唬外行。有的社员见杨友春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强忍住笑，社员们这才明白队长泼水的用意。

单守志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抓紧时间，不能因为你们一个队拖了全区的后腿。”

杨友春满口应承。

单守志走后，有人担心地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呵。”

杨友春说：“躲过初一，就不愁躲十五，别急，一天一天地躲。”

过了两天，杨友春才叫人打豆子，但有一条，打够任务数就行，剩下的以后再打。就这样，一直拖到区里向市里报了捷，各工作队都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杨友春才叫人把余下的豆子打了。那一年，清泉沟每人不但分足了三十斤油豆、酱豆，还分到四十多斤超产豆。这计策也是他和关维仁商量出来的。

可是，后来这事不知怎么被单守志知道了。追查下来，

杨友春一口咬定这事全是他干的，关维仁怎么拦挡，他也不听。于是，杨友春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被弄到公社办“死班”去了。社员们多分的秫秸、豆子也全部被抠了出去。这事社员们不知道内情，关维仁心里明镜似的。后来，杨友春又因为什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关进监狱，关维仁就不知道了。不过，他认为那一定和这个事也有关。正因为这样，无论政治空气多么紧张，关维仁一直明里暗里照料着杨友春的家，甚至包括李晓晖。尽管如此，他心里也深感不安。关维仁一辈子没干过对不起人的事，只这一件，他认为有损他的人格。可这事他又无处去讲，只能搁心里憋着，进去一个再搭上一个，那岂不是更蠢吗？

这会儿，见杨友春出狱了，关维仁心里才好受一点儿，他将一大串葡萄递到杨友春手里，说：“你婶说得是呵，这几年，你是替我、替乡亲们遭罪搪灾去了。”

杨友春放进嘴里一粒葡萄，嚼了嚼，吐出籽，调皮地一眨眼，说：“陈芝麻烂谷子，别翻腾了。”

他一边吃着葡萄，一边打量这个小院。一人来高的石头底泥墙，象砖垒的一样平直。看得出墙边的猪圈、屋前的鸭舍鸡架也都费了一番心思，盖得既敞亮、美观，又坚固、实用。白菜、萝卜、玉根都很茂盛，韭菜、芹菜、胡萝卜、秋黄瓜、白露葱、柿子椒应有尽有。西面几垅苞米全是双棒粗秆，上面还爬绕着秋芸豆。秫秸障子上爬着扁豆，猪圈棚子上坐着金灿灿的老倭瓜。顺墙两排向日葵，一个个花盆象小脸盆，坠得弯了下来……真是见缝插针，天地不废。

“三叔，这园子叫你侍弄得一亩顶二亩了！”

“嘴嘴，你三叔不是白吃干饭的。”

关维仁的女人拿出两个小板凳，一边叫他们坐下，一边说：“友春呵，今年二十几？哦，对，二十七了。唉，婶就惦着一件事，这会儿回来，赶紧把亲成了吧，你妈也该抱孙子了，晓晖那姑娘等你等得也够苦的！”

关维仁也附和道：“好时光都耽误了，这会儿，你什么都不用想，先张罗这事。”

关三婶又说：“晓晖那姑娘要模样有模样，要人品有人品，百里挑一呀！明几个婶去过个话，把这层窗户纸给你们捅开。”

关维仁说：“她对你真是一份心，这几年对你们家的事就象自己的事一样。尤万侯怎么整治她，人家也没褪套儿。”

杨友春强按住心中涌荡起来的幸福甜蜜的波涛，若无其事地说：“你们说是你们说，我得眼见为实，考验考验再说。”

“哟，看把你美的，”关三婶嗔道，“打着灯笼找去吧！”

杨友春笑笑，说：“三婶，你放心，就凭这小伙儿，管保找个才貌双全的给你看。三叔，听说你撂了挑子，为啥呀？”

“唉，说起来话就多了。三叔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和什么人共事不行？可跟这个姓尤的就是弄不到一块儿去。”

“他撂了，你干不正好吗？”

“嘻，你想哪儿去了。眼看着今年又是有分无值，他是党员、正队长，偷了驴叫我拔桩子，哼，关老三还没傻到那份儿上！这不，曹炳文紧着在做他的工作……”

“哦？”杨友春若有所思。

“冻豆腐——难拌(办)！瞧好吧，尤万侯独霸清泉沟，有戏看！”

二

刘凤山和杨友春分手以后，照直奔曹炳文家骑去。说实在话，叫他进曹炳文家门真比过鬼门关还难受，可是，公事在身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原来，他和曹炳文的女儿曹艳霞有一段至今还没了结的罗曼史。

刘凤山、杨友春、于印泉、李晓晖、曹艳霞从小一起长大，小学、中学都是同班同学。在同村的同学中他们五个人最要好，刘凤山和曹艳霞又特别的要好。那时，他们在星火镇中学念书。上学放学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走大道，而走山中小路。他们喜欢这秀美幽静的小径。从树丛间穿过去，从沾满了露水的小草上蹚过去，从小溪水面的石头上踏过去，多么有趣呵！夏天，不管男生、女生，放学回来走到小溪这儿，都要提起裤管，在水里蹚上一阵子，或撩起清凉的水洗几把脸，有时还打一会儿水仗，一个个弄得象落汤鸡才嬉笑着跑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些同行的伙伴儿当中，如果有曹艳霞在，刘凤山就十分快活，话也多起来。如果曹艳霞不在，他心里就空落落的，话也少了。

呵，有多少回，他和她的身影一起倒映在溪水里，被那变幻不定的小水纹撕扯成无数个奇形怪状的碎片，震颤着，